

读懂父亲

■赵远征口述 李学文整理

在东北战场,父亲带领穿着单薄棉衣的官兵,在齐腰深的雪路中长途跋涉,在冰雪峰岭间战斗。双脚被冻伤失去知觉,他忍痛在战斗中鼓舞大家:“天寒地冻可以冻伤我们的身体,但冻不掉我们的革命意志。”他将缴获的毛毯裁成布条,分给官兵们裹脚。他将冻硬的面饼在怀里焐暖后,一层一层刮下喂给冻伤的战士。天气寒冷,官兵们的战斗热情依旧高涨。

二

行军途中,父亲曾染上疟疾,持续多日高烧不退;在攻打孟家村之敌时,父亲的右手被子弹打穿;在四平街战斗中,父亲被手榴弹片击穿脚后跟……父亲说,身体的伤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化,但配水池战斗中一幕幕惨烈的画面,让他久久不能忘怀。

父亲曾说:“打锦州城,难就难在拔除外围一个叫配水池的据点。”配水池是位于城北的制高点,距锦州城墙约1公里,之前是为锦州供水的池子。国民党守军为加强防御,把配水池放干了水,在外围修建14座碉堡、10余个明暗射击口,布下密密麻麻的铁丝网。父亲对我说:“敌人的地堡厚度超过1米,都由钢筋混凝土做成,火炮打上去,只留下一个白点。”敌人自诩“守卫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”。

欲破锦州,必先攻克配水池。“打铁的汉”要去打“铁打的汉”,纵使敌人都是铁块头,我们一锤下去把他们打扁敲烂。”父亲时任东北野战军3纵7师20团1营营长,战前喊出的口号一呼百应。父亲是章丘人,营里也有从章丘入伍的官兵,当时章丘的打铁工艺全国有名,因此父亲自称是“打铁的汉”。

1948年10月12日8时,在父亲的带领下,1营官兵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。面对敌人号称“坚不可摧”的锦州外围工事配水池,官兵们浴血奋战,有的捡拾倒下战友的武器继续战斗,有的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,有的与敌近身肉搏……经过数小时战斗,1营在仅剩22人的情况下,胜利夺下这块锦州外围最重要的阵地。

多年后,父亲一直忘不了战友吴亚丁。配水池战斗的前一天晚上21时,1连代理排长吴亚丁庄严向党宣誓后,掏出身上仅有的2角5分钱,对父亲说:“营长,这就算我的第一次党费吧!”战斗打响后,吴亚丁带领战友冲在全营最前

面,身上多处受伤,沾满血迹和泥土。15时许,吴亚丁被敌人的炮火击倒。父亲抱着他的头呼喊,他牺牲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营长,我恐怕不行了。请转告我的父母,他们的儿子是在战斗中牺牲的,已经是党的人了!”父亲说,战友吴亚丁的党龄只有18个小时,但他用生命履行了对党的承诺。

三

父亲跟随部队南征北战,严格遵守纪律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入城后不进民房,和战友们一同露宿大街,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一路南下至广西,气候炎热,携带的水不够喝,官兵们靠嚼草叶充饥解渴。为追赶白崇禧部队,父亲带领官兵走小路抄近路急行军,一天行军100多公里。即使到了开饭时间,也只是把吃的盛在饭缸里,边走边用手舀着吃。父亲说,他们用双脚跑赢车轮子,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。

新中国成立之时,战火并未消散。1949年底,白崇禧溃败部队逃到海南岛,企图长期据守。父亲主动请缨,带领全营官兵到广东一个渔村经过3个多月的海训后,跟随部队摇橹划桨奔赴海南岛。在白莲市(今澄迈县白莲镇)战斗中,父亲以一个排的兵力大胆插入敌人心脏,堵住敌人退路,随后在全营突击下,歼灭敌人1个军部指挥所和1个炮兵团。由于消灭了敌人的指挥部,前方顽抗之敌一路溃退,为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1950年9月,父亲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。当时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一面光辉的旗帜——记全面功臣赵兴元的英雄业绩》的文章,其中写道:“要想原原本本地写下赵兴元的英雄业绩,那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他是这样一个英雄:事事立功,年年立功……”然而,父亲在大会上做典型汇报发言时,不拿讲稿,也没有提及功绩,而是讲述在军旅生活中的成长经历及党对他的培养,由衷表达为了人民、依靠人民的真挚感情。

之后,组织上考虑到父亲身体多处负伤,将他调到中南军区组织的军队干部党建班学习,任副大队长。就在那时,得知原单位40军118师已奔赴抗美援朝战场,父亲待不住了,多次写请战书,申请上前线。

组织上批准父亲的申请。母亲是医生,希望一同去抗美援朝战场救死扶

伤。当时,父亲未达到结婚的标准,但考虑到父亲身经百战又要出征,上级特批父亲提前结婚。就这样,在1952年春节前,父母乘运送补给物资的卡车奔赴前线。到了朝鲜,父亲被任命为118师352团团长,母亲成为师卫生所医生,两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携手作战。

抗美援朝战场上,敌我装备悬殊,父亲善于通过灵活的战术取得优势。父亲说,他的战斗“秘诀”就是一句话:“战术原则千万条,勇敢永远是第一条。”

战斗日益激烈,母亲在前线卫生所工作一段时间后,回到后方留守地点生下我。在我不到2个月大时,母亲抱着我到前线,见到了父亲。

四

我幼时“上过前线”,长大后心系军营。在我13岁时,父亲带着我到基层部队,和官兵们同吃同住。我也常在营区的锅炉房里推炉灰、帮官兵们挑水,到一线施工部队开凿山洞、搬运山石。

1968年,我愿穿上军装,成为一名战士。连队驻地偏远艰苦,没有菜吃,我和战友用米就着酱油吃得有滋有味。我跟随部队去海岸边修堤坝,每天扛着装有上百斤淤泥的麻袋,在混杂着冰碴儿的泥水中来回奔走。双脚失去知觉,耳朵长了冻疮,我从没喊苦叫累。

“没有特权,不搞特殊,人生的路自己走去。”这是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。在组织的培养下,我努力奋斗,终于在入伍6年后提干。

父亲临终前,卧于病床上,用颤抖的声音问身边的护士:“我的儿子在哪儿?”那一刻,我正好从病房外推门而入,听到父亲的呼唤,顿时泪如雨下。父亲心里一直惦记着我,在他严肃的外表下,有一颗慈爱的心。我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“刀在石上磨,人在事上练”,自己的人生必须靠自己去拼。

退休后,我常常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走走看看。父亲并未远行,我依然行走在他关注的目光中。从父亲身上,我继承了人生最重要的品质:勇敢坚毅,无私奉献。父亲说过:“军队成了我的家,党就是我的母亲。一个没有母亲关怀照顾的小孩是长不好的,因此我期待着党给我的每一次考验。我以能够完成党给我的每一件任务而愉快,并以完成更大的任务来回报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”父亲说过的话,走过的路,我会一生铭记。

有茶名“随军”

■向贤彪

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,长着一种名叫胡枝子的植物,为豆科灌木。胡枝子分枝多,小枝黄色或暗褐色。叶子互生,总是三片三片地长出来,因此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名“三妹子”。胡枝子的花白紫相间,果为豆荚状,剥开可救饥。明朝植物学专著《救荒本草》记载:“胡枝子,俗亦名随军茶……救饥采籽微春,即成米,先用冷水淘净,复以滚水烫三五次,去水下锅,或作粥或作炊,饭皆可食……及采嫩叶蒸晒为茶,煮饮亦可。”

胡枝子有许多别名,牡荆、荆条、楚子、扫把、鹿鸡花……而我最喜欢《救荒本草》中把它称为“随军茶”。古代交通不便,茶叶不一定能顺利运到边塞,略带苦涩的胡枝子便成了廉价的代茶饮品。饮后不仅解渴,还有润肺清热之功效。

凡认识胡枝子的人,无不赞叹胡枝子花的繁茂和美丽。一朵朵,一簇簇,开得热烈奔放,微风吹过,像翩翩起舞的蝴蝶。有人喜欢它的豆荚,繁花落地,豆荚形成,挂满枝头,恰似一个个微型月牙儿,在林中时隐时现。有人看中它的实用价值,叶可入茶入药,果可充饥,枝条可扎扫把、编筐篮,落叶可做肥料。

“随军茶”,让人联想到边塞将士,生发出一种金戈铁马的战斗豪情。它也被闽北人编入歌谣中:“胡枝子,随军茶;平常样,功劳大。戚家军饮它解饥渴,勇气倍增杀寇寇;咱红军用它疗枪伤,红旗漫卷打胜仗……”

至今在闽南一带戚继光抗倭纪念馆里,还保留着戚家军当年用过的竹銃、鸟銃等兵器,还有士兵吃过的光饼和饮过的“随军茶”标本。当年,戚家军派人到闽北筹粮、筹药,当地乡民纷纷解囊相助,将刚刚收获的麦子磨成面,做成光饼,便于保存携带;将胡枝子嫩叶采回来,做成“随军茶”,送给戚家军当茶饮或

新书速览

合上《乌江引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、花城出版社)的书页,徐徐而来的清风,从一树盛开的樱花丛中采下几片花瓣,撒在封面。霎时,那片洁白让鲜红的书名更加醒目。“只要有人记得,他们就还活着。”这本书就是对无名英雄的礼赞。

《乌江引》分“速写”和“侧影”两部分。前一部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(简称中革军委二局)一位无名英雄的战地笔记,后一部分是何博士寻访战争年代从事秘密工作的外祖父下落的经历。一部叫“乌江引”的原始资料,成为连接两部分的纽带。小说着重展现中央红军长征中突破乌江至南渡乌江这一时间段,期间有我们熟知的遵义会议、土城之战、四渡赤水等精彩篇章。但小说让我们看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战场——中革军委二局的密码战。虚实结合间,那些隐没于历史长卷中的碎片化记忆终于在作者虎贝手中串联成章,铺展出一段具有时代特质的英雄传奇。

毛泽东同志曾说:“没有二局,长征是很难想象的。有了二局,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。”伟人的感慨自有缘由。从书中的描写能够看到,自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苏区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,二局破译当面之敌密码177本。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准确的密电情报,为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、绝处逢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进一步拉长时间轴,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,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,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。而破译的主力,就是小说描绘的主角曾勉、曹大冶、邹生。他们的原型是“破译三杰”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坎。

小说开篇就写了邹、曹两人苦熬3天3夜破译刘建旭的密电,促成中革军委下令:“转向!向黔东南黎平方向前进。”由此避免陷入敌人布下的“口袋”。而这次挑战身体极限的破译,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。书中描写了他们破译成功后的习惯动作:大喊一声“破”,同时猛击一下桌子。这种情感释放,透着难以遏制的豪迈和骄傲。从中我们读懂了他们取胜的密码: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。在土城之战中,他们一位因胃病腹痛,一位患肺炎发烧,一位因失眠头晕,仍能在枪炮声中顶住巨大压力,就地倾听、就地破译。仅历时一昼夜,3人成功破解当面之敌的密电。由于及时摸清敌情,红军再一次摆脱险境,开始一渡赤水。

反观国民党军,尽管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机构,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破译设备,且雇佣外国密码专家,但对红军的密电一直“无从分析”。蒋介石曾命令手下的密码专家黄季弼破译红军密码,黄季弼在报告中强调了一番客观原因后表示“无法办理此事”。其实,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顽强的意志,缺乏必胜的信念。

作者虎贝对密码战争的熟悉、对无名英雄的深入了解,使这本书对真实历史现场的复现、对英雄精神的深刻认知和独特表达。“有名的英雄不足奇,无名英雄更可贵。”这是曾希圣的

无名英雄的深情礼赞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乌江引》

■李仲董伟

一贯认识。直到病逝,他都严守纪律,没有向妻儿透露自己的辉煌往事,甘心做无名英雄。而在那长长的无名英雄的名单上,还有钱壮飞、张露萍、项与年、蔡威……

小说对蔡威着墨不多。蔡威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与技术侦察工作创始人之一。他吞食密码本的故事,一直都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和技侦学员的传统教育内容。1927年,他得知儿子诞生,写过一封家书,此后就有意和家人断绝联系。1936年,他的母亲和妻子忧郁成疾,相继离世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一场重疾夺去蔡威年仅29岁的生命。蔡家3代人历经漫长曲折的寻访,直到1985年才在蔡威战友的帮助下,找到他的遗骸。蔡威的烈士身份最终得到确认,其传奇经历和卓越贡献逐渐被世人所知。在战友的记忆里,蔡威是破译密码的天才,有时无需密码本就可译出截获的敌人密电。1992年,一份有关蔡威的档案在中央档案馆被发现。其中记载了蔡威牺牲的情形,特别是“不留遗嘱”一栏,令人动容。蔡威至死严守党的纪律,保守党的秘密。因此,专程赶回主持蔡威遗体告别仪式的徐向前同志,在1986年为其题词“无名英雄蔡威”。

遥想1935年的春天,贵州的山野也开满了花,那是红红的杜鹃花。在花儿掩映下,老百姓自发掩埋了许多红军烈士的遗体,这其中就有二局的烈士。老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但知道他们为谁而献出生命。

军营槐香

■李培

林。

槐树带刺,容易扎手。男兵主动请缨,拿上剪刀,踩着梯子,顺着结实的树干爬上去。女兵心细,在树下将男兵扔下来的串串槐花收集在一起,去梗掐蒂,认真清洗。

刚摘下来的槐花,那叫一个鲜嫩。树上的男兵总是迫不及待地将来下的第一捧槐花塞进嘴里,吃得尽兴了,才想起把槐花串子剪下来扔给树下的女兵。女兵爱美,会留下一小布兜槐花放进自己的衣柜,留住春夏间的味道。

每周三下午,是单位吃包子的时间。与平日伙食由炊事班操办不同,这一天所吃的包子由大伙儿协作完成。和面、调馅、擀皮、包馅,分工有序。馅料主角,当然是槐花。

焯水后的槐花团成球状拧干水分,粗略刺刺就可以拌馅。槐花宜配些肥肉,不仅提香,更能解馋。一天的训练结束,吞下几个包子,大快朵颐,疲劳顿消。汤,自然也有槐花助阵。打好的一钵子蛋液浇进滚烫的沸水,用大勺迅速搅拌,临出锅前撒上槐花骨朵。盛一碗槐花蛋汤摆在面前,只见细碎的蛋花与槐花在汤中欢舞,原来美味也能如此简单、好看。

槐花猪肉馅、槐花鸡蛋馅,传统经典馅料受欢迎。槐花豆腐馅、槐花白糖馅,官兵们摸索出的新吃法亦吸引众多粉丝。不变的槐香、多变的搭配,满足了天南地北的战友们挑剔的味蕾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军营里的那些槐树如同岿然坚守的老者,不停地迎来新面孔、送走老战友。不经意间,五、六月份的槐花成了军营里的“亲善大使”,让战友情交融在喜悦与芬芳中。

军营有味槐花香。不管身在何处,当鼻尖、心间飘过这清新怡人的槐香,依旧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的热血沸腾,看见永生难忘的迷彩青春。

一瓣心香

在我家的相册里,有一张泛黄的全家福。那是在抗美援朝战场后方出生后不久,母亲抱着我到前线探望父亲时,在战地坑道前拍下的。父亲见到我后,给我起名“远征”。

在父亲的军旅生涯中,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从沂蒙山区到白山黑水,从天涯海角到鸭绿江畔,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,曾获得独立奖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、独立功勋荣誉章。父亲生前很少提及他的荣誉,只愿意讲述战场上前赴后继的激烈场面和永远铭记于心的牺牲战友。

父亲常说:“没有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,没有战友的舍身保护,就没有我赵兴元。”

父亲出生于贫苦家庭。1939年,不满14岁的父亲在八路军军营久久不愿离开,反复说一句话:“我要当八路,打鬼子。”营长一看,父亲年龄太小,个头还没步枪高,便劝他:“当兵要打仗,会有流血牺牲,你怕吗?部队夜晚行军,你能跟上去吗?”“我不怕!别人行,我也一定行。”父亲坚定的回答打动了营长,如愿穿上军装。

对父亲来说,部队既是大熔炉又是大学堂,跟随部队行军的同时也在接受教育。到了休息地域,教文化课的教员将随身携带的小黑板挂在树梢上,便开始上课。文化程度稍高的老兵也会手把手教父亲认字写字。父亲进步很快,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懂得了革命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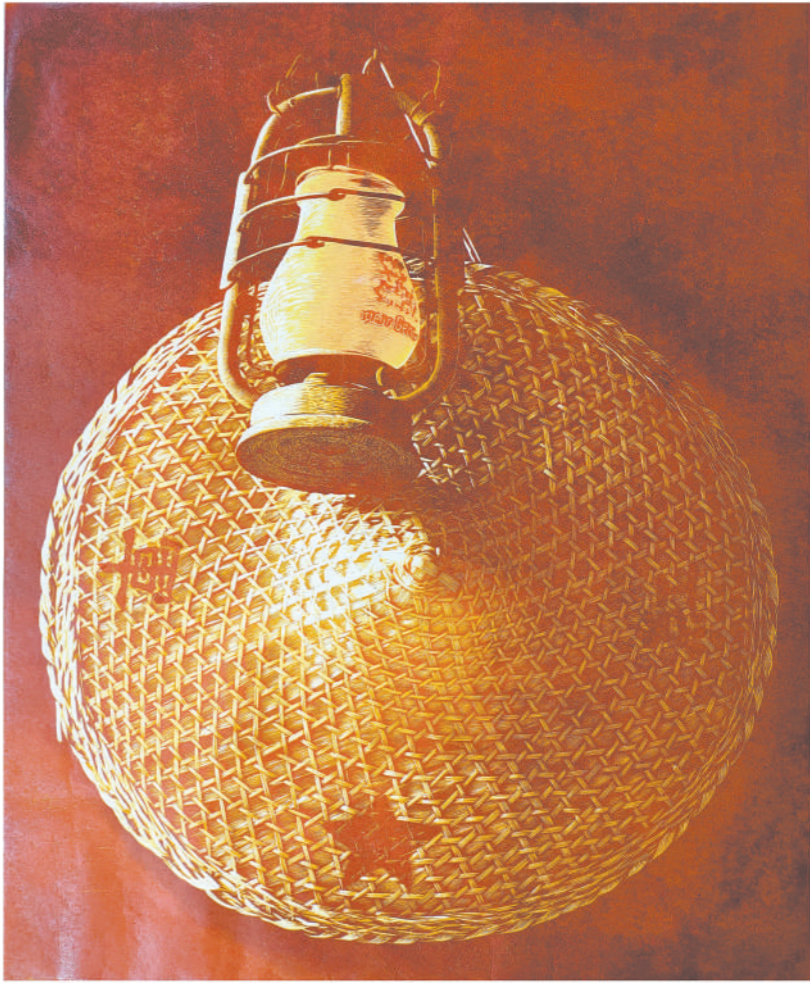
15岁,父亲成为一名正式党员。晚年年时,他常对我说,自己心里一直牢记党小组长对他讲过的话:“共产党员要作战勇敢,冲锋在前。”

1946年,父亲担任指导员。他说,起初自己缺少工作方法,抓工作像“无头苍蝇”,效果自然不佳。后来,党组织安排他参加师政治工作会议。在那次会议上,父亲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。师政委说:“办法要到群众中去找,群众就是老师。”父亲深受启发,有事就找大家一起商量,探索出一些新的工作方法。

部队驻地对槐花喜爱尤甚。作为极好打理的绿化树种,营区内外、营房四周都有槐树站队排队成行。五、六月份,这个时节专属的清冽之味悄然萌发。大串大串的槐花悬挂在枝头,整个营区都浸染芬芳。槐香执着地钻入每一扇窗,每一间房,满室生香。扑鼻的香气提醒大伙儿,采摘槐花的时间到了。

部队里有个不成文的传统,每年采摘槐花一般由新兵完成。一来增加他们对驻地民俗文化的了解,二来有助于培育团结协作精神。一些新战友在来到部队之前,从未品尝过槐花,因此采摘槐花便成了他们的一大乐事。

采摘槐花的时间也有讲究。若过早采摘,花蕾还没充分吸收阳光和露水,不够饱满。若过了晌午,绽放后的花瓣开始蔫软,口感大大降低。所以,槐花满营时,在上午训练间隙总能看到几个老兵带上一群新兵奔向槐



那年·那情(版画)

刘学春作